

王重民原編
黃永武新編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子部 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王重民 原編
黃永武 新編

敦煌古籍敘錄新編

第十三冊
子部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敦煌古籍叢錄新編

第十三冊子部目次



老子道德經注（李榮撰）……………一

伯二五九四號……………五

伯二八六四號……………十

伯三二三七號……………十九

伯二五七七號……………二十九

伯三二七七號……………三十九

附斯二〇六〇 老子道德經李榮注

……………四八

道德真經疏（唐明皇撰）……………五八

伯三五九二號……………五九

伯二八二三號……………九三

附伯三七二五號 道德真經疏……………九九

附斯四三六五號 道德真經疏……………一〇六

附伯二四一七號 道德經盟文……………一〇九

附伯二四六二號 玄言新記明老

部……………一一一

附貞松堂藏本老子玄通經……………一三四

南華真經……………一四三

伯二五〇八號（甲）刻意品……………一四六

伯二五三一號 山木……………一五四

伯二五〇八號（乙）徐無鬼……………一七〇

附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本……………一八〇

又伯三七八九號	前半	一八八
又伯三七八九號	後半	一九七
附伯二五六三號	大宗師	二〇六
附伯二六八八號	外物	二一〇
附伯四九八八號		二一七
又斯七九六號		二二〇
又斯一六〇三號		二三〇
又斯六一五號		二三六
又斯七七號		二五三
莊子釋文		二五九
伯三六〇二號		二六〇
文子		二六九
伯三七六八號		二七二
列子		二九二
斯七七七號		二九三

抱朴子	二九六
孔氏藏本(闕)	
老子化胡經	二九七
伯二〇〇七號	二九九
斯一八五七號	三一六
伯二〇〇四號(同下)	三二九

老子道德經注

李榮撰 伯二五九四 二八六四

三二三七 二五七七 三二七七

巴黎所藏李榮老子道德經注，共有殘卷五：分別著錄在二五九四（四十至四十三章），二八六四（四十三至五十三章），三二三七（六十一至六十七章），二五七七（六十八至七十六章），三二七七（七十六至八十一章）等號。第五殘卷末題：“老子德經卷下”，則全書當爲二卷，適與杜光庭所見者相合。惜第五十三章以後，六十一章以前未見，德經未能復獲全書。此注爲李榮所撰，日人小島祐馬氏已先我證明。道藏使上至覆上，有強思齊道德真經玄德纂疏二十卷，全採唐玄宗河上公嚴君平李榮成玄英六家以入注。持與相校，第五十二章“是謂襲常”註，道藏本脫“閉門守母，依始潔身，入道襲貞常也”十四字。第七十八章“故柔勝剛，弱勝強”，道藏本註語全脫。然道藏本亦有較卷子本爲勝者：如第四十一章卷子本脫經文“進道若退”句，第六十九章脫經文“仍無敵”并註語。又此卷寫於唐代，而不避唐諱，蓋唐以老子爲祖，故道徒不爲避也。惟第八十章“小國寡民”註：“聖人理國，用無爲之道”云云；又第五十七章註：“不言不教，民皆自忠忬”云云；正字作忬，以余所知，不始於武后，而治國作理國，則可作爲作於高宗時之證。更以原卷紙色及筆跡觀之，蓋亦高宗時寫本也。

舊唐書羅道琮傳：“每與太學助教康安國，道士李榮講論，爲時所稱，”（卷一百八十九儒學傳。）當卽此李榮。又高宗之世，佛道之辯爭益烈，每召入內殿，抗論御前。據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所紀，顯慶三年四月，榮立道生萬物義，六月，開六洞義。五年八月，與靜泰抗辯，龍朔三年六月，與靈辯抗辯。蓋自李仲卿劉進喜後，道宗以榮爲祭酒，卽在佛家，亦稱“道士李榮，老宗魁首”也。

乃至於此！正統所闕上經一章，敦煌於下經之末補出之，宇宙間之詭奇，竟有如是者，非鬼物呵護，曷克臻此。前校成疏既竟，以得敦煌本而後知疏爲完疏；茲校李註，又以得敦煌本而後定註爲完註。凡敦煌本之奪誤，皆可由輯本正之。敦煌寫卷尙皆不知作者，由今論之，一爲成氏，一爲李氏，皆鑿鑿不待論，此固爲古今之一快耶？羅氏所印敦煌本成疏，僅存全書五分之一，而李註則巴黎北京所寄敦煌本，已及全書之半，則校李註之幸，又遠過成疏也。前校成疏，於成公之經，致力摸索，僅乃成之。茲校李註，以道經有正統本，德經有敦煌本，經文皆具，卽有誤奪，而大較可知。以校子所定成公之經，頗能符合，殆一系之傳，固不相遠，亦更足驗前定成經，尙無大失，而正統本李註經文，每與註違，則爲後之樸野羽流，妄依他本改易者，皆爲之是正，俾復其舊，得與註合，蓋亦事之不可不然者。凡經之與註，所改正者，皆有明據，其去取皆斟酌數四乃得定，當別爲校記，備著異同，詳其所以，或得或失，將與學林共見之。

舊唐書儒學傳稱：“羅道憭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道士李榮等講論，爲時所稱”。又言：“道憭於貞觀上書忤旨，高宗末，官至太學博士”，宜李榮卽高宗時人。大唐新語十三諧謔，稱“京師僧道，常爭二教優劣，遞相非斥，總章中，與善寺爲火所災，尊像盡盡，東明觀道士李榮詠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與遂不興，如來燒亦盡，惟有一羣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減”。總章爲高宗年號，是李榮當總章之先，聲名早播，故與道憭國安爲時所稱。今正統道藏本李榮道德經註殘卷，首題元天觀道士，與此稱東明觀道士不合。當是李榮先後住二觀不同，或是劉肅作新語傳聞有誤，不礙其爲一人也。

李榮行事，更於初唐人集部中究之。盧照隣幽憂子集有贈道士李榮詩，云：“敷誠歸帝闕，應詔佐明君，”此李榮之應徵入長安也。李榮上道德經註表云：“猥以擁腫之性，再奉渙汗之言，遂得揮

爲德經，巴黎北京所寄，一爲德經前卷，一爲德經後卷，事之巧合，乃至於此！正統所闕上經一章，敦煌於下經之末補出之，字出間之詭奇，竟有如是者，非鬼物呵護，曷克臻此。前校成疏既竟，以得敦煌本而後知疏爲完疏；茲校李註，又以得敦煌本而後定註爲完註。凡敦煌本之奪誤，皆可由輯本正之。敦煌寫卷皆不知作者，由今論之，一爲成氏，一爲李氏，皆鑿鑿不待論，此固爲古今之一快耶？羅氏所印敦煌本成疏，僅存全書五分之一，而李註則巴黎北京所寄敦煌本，已及全書之半，則校李註之幸，又遠過成疏也。前校成疏，於成公之經，致力摸索，僅乃成之。茲校李註，以道經有正統本，德經有敦煌本，經文皆具，卽有誤奪，而大較可知。以校予所定成公之經，頗能符合，殆一系之傳，固不相遠，亦更足驗前定成經，尙無大失，而正統本李註經文，每與註遠，則爲後之樸野羽流，妄依他本改易者，皆爲之是正，俾復其舊，得與註合，蓋亦事之不可不然者。敦煌本。旋得余君復書，謂果如予所懸想，確爲李註，且允代鈔寄。而巴黎所贈敦煌老卷影本全部適至，無名氏老註三種在焉。驗之其一爲開元御註，其他二種爲李註德經之後卷。以此敦煌本校予所輯李註，擇善取之，凡改二十四字，補八字，刪一字，而敦煌譌文奪句，或且并經註皆奪之，其誤則不可枚數也。乃正統殘本所佚第三十七章經註全文，皆存於此本下經之末，於是佚亡已將千載之李註，遂亦爲完璧，固可異耶？昔孫淵如校晏子春秋，以章計之，知闕其一，後於御覽所引中得之。茲校李註，事殆又奇，孫氏未可獨傲於前也。於時北京圖書館所藏李註，亦鈔成寄至，而適德經李註之前卷，復校取其長，補三十九字，刪八字，改十四字，於是先所疑者，皆凍解冰釋。自餘李霖取義集、顧歡註疏、焦竑老子翼，於李註皆有徵引，一皆取校，惟無多益耳。竊怪正統敦煌所存，一爲道經，一爲德經，巴黎北京所寄，一爲德經前卷，一爲德經後卷，事之巧合，

玉柄於紫庭，聽金章於丹陛，”與盧贈詩語意正合，是李之交遊，皆一代重名。復於駱賓王集得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詩，輕麗旖旎，此與盧集之李榮應是一人，卽爲此老子註者。然竟亦不能得其故實，倘亦文人薄戲之爲乎？代王靈妃詩有云：“不能京兆畫娥眉，翻向成都騎驄引，”又云：“爲想三春斜邪路，莫辭九折邛關道。”是任真子李榮者，殆蜀人也。何意昔人諧戲之作，翻足爲今日考論之資。考朝野僉載言：“盧照隣弱冠拜郾王府典籤，後爲益州新都尉，秩滿，婆娑蜀中，放曠詩酒”。觀照隣幽憂子集中頗多益州梓州綿州之作，則其贈李榮道士詩，或卽爲在蜀中之作，故詩云“獨有南冠客，耿耿泣離羣”，是固客遊中語也。又駱賓王蓋亦曾遊蜀者，集中有秋日於益州李長史宅序，又有憶蜀地佳人，皆其遊蜀之證。至李榮爲蜀何地人，則不可知，徧檢志乘，於梓州益州綿州求之尤力，旋於綿陽縣志中見云：“舊志載唐駙馬蔣曜登富樂山別李道士榮詩云，珠闌峴山遠，銀宮漲海懸，送君從此路，城郭幾千年”云云，此詩全唐詩失載。志又據鄭樵通志藝文略有李榮道德經註，云“當卽此人”，則李榮者綿州人也。節錄蒙文通：輯校老子李榮註跋（圖書集刊第八期，一九四八年六月出版。）

重民按：老子李榮註四卷，亦蒙文通先生所輯老子古註八種之一，全書未刊，今從蒙先生跋文中節錄其校輯經過及有關李榮事蹟部分，以補余說所未備。

一以蠱萬物得一以生侯

卷天下正

言一也天地

無量之

之者益如前矣之者如

天
無

無以爲恃恐竭萬物無以生恃

神無以空

無以爲恃恐錫萬物無以生恃

無以生得

王以貴德居處

身一之道不可失也失之則衆應之於故衆應之

居處之於貴德不則則居以地故貴德則居以地

故貴以財也

王以貴德居處

是以財也

王曰謂孤者不殺

殺者不殺王自之語

此其以財

為本耶非

言貴實以財為本也

故致數譽無譽

言致譽而無譽

賤名者此有進之居也故說功德不以名譽此則數譽非

勢從歸不以名譽此則數譽非

不欲殊殊如玉谷谷如石

言不欲殊殊如玉谷谷如石

故賤上者以所應會貴物可致俱不妄也故有而不進不退知

上與下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道以柔弱為用動引又

4652

通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者天地有氣也無者天地無形也

得以生故言生於有無道也通非形附理本清靈故曰無天地
從道主有是於無也數日靈者天地之根無者萬物之源生者
失道不歸本元靈人無形附於粗始若能通起生而此有已
此其皆然陶有無而繫生形神合而見初故言生於有以神
氣而無物故上士聞道勤能行信直無私行中士聞道若存
石鏡而不持其端如常一試乎不長

若亡亡無也性靈虛黃而默色中土不靈好惡而冥聞有通存身以安明則存道而忘俗見財已悅性以靜則

下士聞道大笑之言其言也知通不知達情有真德謙清不誨海但

不笑不足以爲道清虛甚與上士之所難知

是以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智意不同

美道若類類一音美類也上德若

若谷

虛不

大白若辱

虛而不張大也

廣德若

不足

大滿

遷德若偷

用行

實若實

實也

實若實

實也

大方無隅

實富有象有方也

大

器晚成

積習生學其成在久故知

大音希聲

聽

大象無形

大象無形

無名

道隱於微

夫唯道善貸且

貸

道隱於微

無名也

夫唯道善貸且

大進而若退退無進也若退而進退也則若非非明也非若明非明也復若之道非進非退非明非明也無聲無形無名

唯是故布氣施化養生於萬有而不窮也

道生一

一

一生二

二

三生三

三

三生三

三

萬物

萬物

萬物

萬物

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陽氣發於下不能生物陰氣潛於下不能成物

大道以通之清沖氣以和之所以得生也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教而

王公以自名

抱沖和之氣無如無惡夫一元之道有分有合故王公以自名自謂以實富貴之名不悅孤寡之稱

有道德者公界以自取

而損

有德以富貴而無孤寡損也無九日新金也無德實貴可以為益於下位高之至備貴損也

人之所

教亦我義教

人聞所行之大德則仁義事則德然則教者死之類仁義有道之率亦我義教之者欲使去則強而辱義弱德仁義而要道德也無言聖人是於能教果生是於所歸教得宜義者宜也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學父

不從君父之命

不有聖人之教貪榮而守尊尊已以使人強梁也強梁犯法不盡死乎中道而天不得其死也物皆合道聖人元

伯二五九四號

老子道德經注

Pelliot chinois
Touen houng 2547

28

註者凡情失理化生所以興言由仁義之華軌道德之實固深之性演柔弱之法文本也以無深為教今也

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有象之至柔者水也無形之至柔者道也

至柔而能消金石破彼堅強適至柔而能背彼忘我破彼固執言人若能鑒之於水體之於道是然洞之於人我疑之於立山微妙玄通都無岸從此謂馳騁之至堅

無有入無間

水無有礙道無有入有間無間無害不入

是以知無為有益

道無形物得成實無為人得化此乃無為之益也

不言

之教無為之益

前得無為之益未知何日無為行不言之教教即忘言任因循之事事即無事呂安於

上既悅於下此

天下希及之

行有為者多及無為者少

名與身孰

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名者外之稱譽貨信之辭
身身為忠孝之本粹德

之是理酒外名利存身神父無為簡至道而弱乘者不久是欲者
夫貴遂為名以教身因財而利已達漸者眾聖人懷之故詳問之
為得利為病為失名利為病信以得名名利為善而得之則
身亡失之為患臣之則已立得失病利誰能定乎已失之

故甚發免大費

為名以教
賈斯大費

多藏必厚亡

為則以傷
已斯厚亡

知

足不辱

不介外以求
名遠恥辱

知心不死

不來復以規
財無危殆

可以長久

外之於名利遠之作危殆理
固可以長存儲身可以久觀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道周德
備名曰

大成備知不足故云若缺欲大盛則
之而不缺明鏡應之而磨底不弊

大滿若沖其用不窮

道

是方而俱將六通無形而不竭斯大滿不以顯
為顯不以盈為盈若冲也則不以心故其極

大直若屈

道

道大直以故

大巧若拙

直成萬物大巧似不能為若拙

大辯若訥

辯天

大辯言即

無言若訥也

躁勝寒靜勝熱

陰陽二氣逆相為用陽氣躁而發陰氣靜而含陽氣盛則

靜勝而躁勝此則氣序遷移平為勝劣夫大成若缺大滿若冲則盛無成也其用不弊其用不窮則真無衷也不盛不衰不

不費遺成而不

清靜為天下正

先陰陽之謂道其未清也居居居勝而無勇

則聖人死無處於已寒發下置於身清靜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畜

居上有道除奔命之馬陸下無為畜畜之棄備有者去馳騁之得情實牙

神以道德強學者絕觀落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生起

之闕情實心重以藝文也
用道而備又專解兵而好武四鄰多憂五兵斯起戎馬生於郊也
由明心至無道馳六議之思為萬道之中尋矣然此是文中也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是各莫於欲。

得

有道之人遺情去欲，從自然無之，謙從性，但心跡各歸，若得積成，慶茲難成，享應積成，終存已復，是得也。一身之罪也。下

及子孫，種也。

知是之足常足

度可欲則外無所求，清平性則內無所之，故言知是動皆合道事。

無不周之足也，無不

足之時常足也。

不出戶知天下

之以智則事無不知，以信則

下而

不聞牖見天道

二景無天五皇壯漢寧海寬廣力始見乎內明覽牖者穿鑿小解

也。天道者自然之理，不假參詳，得中無勞言教，悟至理此不聞牖見天道。

其出弥遠，其知弥少

此謂於字而求，緣山川覽道於經籍寧知至理此謂無知。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知也

不見而名

玄覽

不為而成

自然

為學日益

增之以老執文之以見明利之以名聲加之以實誠

為道日損

行不言之教又復復也損去之過物我同遠也